

泛90

Dishisanjie Xingainian
Huojiangzhe Qiaochu Xinzuo Jinghua



第十三届 新概念

获奖者翘楚

新 作 精 华

B
卷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泛90

Dishisanjie Xingainian
Huojiangzhe Qiaochu Xinzuo Jinghua



第十三届 新概念

获奖者翘楚

新

作

精

华

B
卷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泛90:第十三届新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B卷 /
辛木主编. —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624-5989-7

I. ①泛… II. ①辛… III. ①作文-中学-选集
IV. ①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2800号

泛90:第十三届新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B卷

辛木 主编

黄强 汪映含 龚懿莎 参与编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喻为民 版式设计:何海林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刷: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20×1020 1/16 印张:14.25 字数:233千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989-7 定价:2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第十三届新概念获奖作者简介

萧意，双鱼座女子，喜欢幻想，崇尚温暖的文风，但偶尔会发发神经怀念一下初恋，目前大爱伯内特的儿童文学。

温暖，笔名另维。满族。烟霞癖，信佛，善舞善琴，爱旗袍，待篮球胜命。七岁入中国少年作家协会，连年优秀，已逾十载。十二岁走上杂志写手之路，迄今发表文章已近百万字。先后被《漫女生》《最天使》等七家杂志和出版经纪公司聘为兼职编辑，作品散见于《萌芽》《最女生》《花火》等。

刘涛，正称江修。非雄性生物。

邢颖，笔名珞汐子。1990年12月生于一个北方小城。火烈纯净相交融的射手座。相信宿命和轮回，喜欢自我地将文字里添上某种神秘的味道。希愿用温暖而看似漫不经心的笔触，揭露并探视各种女性灵魂深处的孤独、阴暗、敏锐、尖利、美好。感激文学给自己所带来的救赎与光芒。部分文字见于《中国校园文学》《萌芽》等。

林梦楠，女。敏感，情绪化。最大的愿望是健康平安，父母幸福。永远对未来充满期待，旅行和支教是必须完成的理想，那像开火锅城啦，将所有“大富翁”通关啦，就再说吧。唯一的坚持是：要永远保持一颗能够被感动的心。

王永强，笔名封尘，生于1992年初春。在《萌芽》《可爱女生》《中学生百科》《新作文》《作文升级》等杂志发表文章，入选《新作文》杂志年度90后写手展，杂志专题报道。四川人，现在在上海一所面积很小，但是历史悠久的出版印刷类专科学校里面学习与出版相关的专业，过着大隐隐于寝室的生活。平常爱胡思乱想爱莫名其妙，是个很奇怪的双鱼座。

辜好洁，青春小说名家。短篇作品见于《美文》《中国校园文学》《意林》《课堂内外》等杂志。出版作品《像个孩子》《风筝有风，海豚有海》等。

黄烨，女，1993年3月生于苏州太仓，双鱼座，典型小镇生活产物。热爱旅行、音乐、文字、电影。相信文字是最能出卖作者的东西。获十一届新概念二等奖。作品散见于《萌芽》《中国校园文学》等杂志文集。

马盼盼，专栏作者。第一届花火大明星纸上选秀二十强选手。出版有《谁的青春伴我同行》《秦乱》等书。短篇作品见于《紫色》《美文》《摩客》《南风》等杂志及各种青春小说集。

王天宁，第五届“冰心作文奖”三等奖。生于1993年1月25日，写作是为了曾经的承诺，想把日子过成歌，最欣赏的人可以把骂声听成掌声，峰回路转，每一天都是原点。13岁开始发表文章，至今已在《青年文学》《萌芽》《儿童文学》《美文》《中国校园文学》《少年文艺（江苏）》《读友》《巨人》等各类文学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近七十篇，并多次被各杂志进行专版介绍。

序：风从海上来

新概念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三届，从1998年到2011年，从最初的几千人参加，到后来数十万人参与，再到现在的数万人参赛。新概念已经渐渐地从一场比赛，变成了一种写作流派，变成了一种信仰。渐渐地从一棵小苗，长成一个参天大树。因为这树上结出过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这样的果实，结出过北大、北影、厦大、复旦等名校的学子，已经没有人再质疑什么了。

事实上新概念一直以来也都是国内最公平公正的比赛，要想入围新概念，就只有靠写。我是在《萌芽》杂志发表一些文章后才参加新概念比赛的，但参加了五年，也只有两年侥幸入围。也正是因为新概念的公正，它才可以在这信仰缺失的年代存活下来，一直到现在。

现在新概念的功能也变得多样化起来，除了可以让你有一个证明自己写作才华的平台，可以让你在高考中加分之外，新概念现在也有了专属比赛的杂志，给大批爱好写作的人提供了发表的平台。每年在上海复赛的时候，还会有往届的选手聚会，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平时在生活中找不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这里没有狂热的崇拜，所有人都有才华，区别只是已被发现和未被发现。

在成功编选了数届新概念获奖者新作合集之后，今年重报图书推出了《泛90》书系，从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众多获奖者中，选取了十余个最具才华和特色的获奖选手。事实上每年数万名参赛者，数百名获奖者，最终能被记住名字的，也只有十余个而已。

这其中有获得过“90后十二钗”称号、即将出版长篇的90后获奖者辜舒洁，也有被称作90后韩寒的符虚，还有受邀作客《天天向上》文学少女

辛晓阳，以及两届新概念奖得主、饶雪漫旗下的写手另维。可以说是国内青春文学各种写作风格的一次全面集结。

泛90，就是指1990年前后出生的人，包含80后，也包含90后。确切的说是指1985到1995年这十年间出生的人。以年龄来划分群类难免有些武断，但又不能否认，1985年出生的人和80年出生的人有很大区别，1995年出生的人的思想观念更是不能和85后做比较，这前面有一个泛字做支撑，这个群体就大起来了。

早年我曾和朋友在网上创立泛90论坛，现在虽然因为年纪大而不玩论坛了，但那论坛却依旧在，比起很多闪耀一时的论坛，泛90是成功的。这股从上海刮起的青春写作风潮，在席卷了整个中国之后，留给了太多人梦想和期待。从这批年轻作者的笔下，你可以看到另一个自己，可以找到那条只属于你的未来之路。

最后，希望你即将阅读的故事能够给予你力量！希望这些获奖者的文学之路可以走得更远。

天涯蝴蝶浪子

2011年1月于成都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年少如歌

不 双 002

灰 涩 011

美丽时光走丢了 018

八月的褪色 027

第二辑 让梦想飞

猫挽歌 038

翅膀记得，我们一起飞 045

手 机 058

橙色精灵 067

第三辑 夏末列车

巴士11号	082
凤 眼	089
爱情实验	096
明 天	102
一夏的南国	106
云洗森严	114

第四辑 奶茶岁月

碎 梦	148
青 奈	158
夏了夏天	167
梦想照进现实	171
等下一个天亮	176

第五辑 追云的风

暮 色	186
心已远	196
小镇生活	205
夜哭妖精的曼舞	212

第一辑 年少如歌

不双

灰涩

美丽时光走丢了

八月的褪色

不双

文/刘涛

—

容貌相似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很有可能存在着血缘关系。这种近亲纽带使他们之间的亲近变得具有危险性，并且在法律上也予以禁止，也许在过去，这样的联姻会使某些利益和势力更加壮大稳固，然而现在却变成了一种悖逆道德为人不齿的行为，这种严格的禁止成了一种保护。然而在外因或仅是巧合下相似的那极少一部分人之间，同样存在有屏障，使相契合的事物之间不只存在亲和性，总有令人不愉快的那面与之对立，同样的，他们之间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伤害能力。

这确实是件不愉快的事情。林嘉铭将体检化验单对折起来装在口袋里，用力地压出一截折痕，有些结果在出来之前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了不会是预想中的那样顺利，果然对于坏事的猜测从来都不出意外。恰好此时莫珊的电话打来，突兀响起的铃声又带动起心中的不快，变得烦躁不安。掏手机的时候又将那张纸带了出来，越是不愿意看见的事物，越是显得扎眼。

“一切正常。”即便是这样也是最不想看见的。

“喂，嗯，我去接你。下楼时小心一点。”温和的语气和脸上阴郁的表情完全不相配，勉强牵扯着嘴角试图让声音柔和，仿佛他体内置有不属于他本身的发声器。“喻扬说你去医院了，生病了么？”听着电话对面关切的询问，突然厌恶起好友的多嘴，有时候多余的热情比爱管闲事更让人讨厌。

“没事的，以前学校里的同学住院了而已，我去看一看。好了，你快

12
90

第十三届新概念获奖者翘楚新作精华

8
卷

00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收拾一下，我接你去吃饭。”匆忙地挂了电话借以逃避话题，又觉得有些不妥，顺手将那张化验单扯碎了扔进旁边的垃圾桶，不想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看着它掉在被废弃的杂物中，又迅速被油渍模糊了字迹，心情又骤然轻松了起来。毕竟在更大的危机来临之前，自己已经顺利地找到了它发展的轨迹。

“喻扬，我在市第一医院，你要不要过来看看？”转而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友，“你记不记得高中时你那个姓陈的同桌，她住院了，胫骨骨折，看起来蛮严重的，最近需要有人来照顾她。”嘉铭撒谎时语调波澜不惊，他深知好友的脾性，觉得麻烦一定会推脱掉。“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当时的班花啦，对那种连脸都记不清的女生没兴趣，哪像你，滥好人，要照顾你自己照顾吧，小心某个人吃醋哦。”叮嘱了两句，那边传来了键盘和打游戏的声音。果不其然，喻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嗯，那等下一起去吃饭。”讲完最后一句，脸上的表情已经变得若无其事。

坐地铁从医院到校门口，用了半个小时，其间接到莫珊和喻扬催促的短信，却没有去理会。脑海里翻来覆去都是其他问题，又觉得自己这样有了形迹可疑心中有事的“嫌疑犯”。

“谁知道今天人那么多啊，地铁上挤得要死。哪有空隙去回你们的短信。”他讪讪地对着嗔怒着望向自己的女友解释，一面向她展示被挤得有些皱的衣服。“好啦好啦，我请你们去吃饭。”连忙出声安慰。“诶，那个女生还好吧。”喻扬适时地打了圆场，插话道。“听说是粉碎性骨折，后天就要转院了，到临市的一家医院里。”他在脑海中迅速地编好理由，事实上林嘉铭连胫骨的具体位置都不知道。这样一来，连莫须有的人都留不下任何线索了。

他伸手帮莫珊捋开拂在脸上的发丝，那是有着与自己异常相似的眉目的人，看着她，好像照镜子一般。一个惟妙惟肖，又与自己性别相反的影子。

二

和莫珊在一起并不是因为她得长相“漂亮可爱”或性格“温柔贤淑”，当然也不是“家产可观”，事实上她不具备以上的任何一项。林嘉铭和莫珊之间完全不存在“主动的一方”。喻扬也向他求证过“为什么会

看上莫珊”这样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她性格什么的一点也不好，哪里配得上你。”并不止一次地劝说林嘉铭换一个秀色可餐或是小鸟依人类型的对象在视觉或是实际行动上让他分享到一隅好处。“你是还对人家姑娘有愧疚感吧。”一句话说中了要害，换来的是更加猛烈的回击。

“先去把你那个鸵鸟依人的女网友处理好。”每当这时林嘉铭必然会面无表情却一击致命地反击道，然后喻扬便乖乖地噤了声。这是攻击喻扬最不愿提及的一段伤心往事，聊了整整三个月才搞定的女网友居然是体育系赫赫有名的霸王花，不光是一身堪比男人的健硕肌肉让他觉得难以应付，更加无法容忍的是她庞大的躯体靠在喻扬身上时那种泰山压顶的窒息感。

而对于莫珊的情感，愧疚的确是大于喜欢，所以能够容忍她喜怒无常的脾气，或是各种无理取闹的要求。“孤僻，不合群，贫困生”用来形容莫珊的词几乎与林嘉铭完全相反。

她是独立于群体的一个存在，不参与女生之间的八卦活动，也对想要亲近她的人拒之千里。从他接触莫珊到现在，勉强有所改观，但变化最大的却是对于莫珊的评论：“丑八怪，麻雀变凤凰，不配”。似乎和她在一起，激起了更多的人对她产生敌意。

“快看，林嘉铭和那个丑八怪在一起。”身后传来议论。“小声点啦，她听见怎么办。”刻意压低了声音，但明显是想让莫珊听到。他看到她吃饭的动作明显停顿了一下，然后略显尴尬地放下筷子，把别在耳后的长发放下来想遮住脸颊。“嘉铭，我吃饱了，我们回去吧。”她眼神闪烁，不敢去看他身后指着她肆意议论的人，于是那些嘲笑声又大了一些。

“真不知道那个女的是怎么让林嘉铭喜欢上她的，装可怜，以为自己是灰姑娘啊。”尖锐地刺在耳膜上，让她既恼怒又羞愧。“嘉铭，我先走了。”她起身去拿放在嘉铭和喻扬之间的包。但嘉铭的动作比她更快一步，在她站起来的瞬间，他在众目睽睽下给了她一个亲吻，比那个吻更能震慑人心的，是她在那一瞬间侧脸上露出来的伤痕，从颧骨划至耳根，狰狞地覆盖在她脸上。早就知道这一情况的人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三

高一时的林嘉铭对于打架并不畏惧，这个年纪的男生，总对暴力行径

抱着跃跃欲试的心态，甚至期许借助这样的途径获得名声。当时嘉铭对高中生之间的小帮派并不了解，只抱着单纯的心态以为凭借自己一个人就可以风生水起。但现实总是与理想背离，他还是惹到了他惹不起的人。连着喻扬一起每天陪着他心惊胆战，看到聚在一起的人时，便没命地逃跑。他终究是害怕那些人手中明晃的刀子，明白自己如何也不能以一敌众，况且还带着不会打架的喻扬。

但有一天那些人却对他置若罔闻，仿佛曾经的仇恨都已经烟消云散，偶尔对视时，也只是带着怜悯同情的狡黠笑容。“你妹妹替你还清了，以后你他妈的小心一点。”他们在林嘉铭脸上找不到愤怒的表情，看到的只有迷惘与疑惑。“呸，懦弱。”他们将口水吐到林嘉铭脸上后扬长而去。他始终不敢开口问出那个问题，他并没有妹妹。但很快他就明白了他们口中妹妹的意思。当喻扬在放学后慌张地告诉自己邻班的莫珊被那群人在前几日用刀划伤了脸，深及见骨的伤口永远都没有愈合如初的可能时，他的心里已经由惊恐变为了绝望。

从前只听说过邻班有个女生长得像自己，并未放在心上，以为是女生们煞费思想出来的噱头来引起他的注意，后来听说那女生的口碑并不好就再没问起过，现在不仅是证实了确有其人，而且还扯上了不可逃脱的关系。随后冷静下来的林嘉铭让喻扬打听清楚那女生住院的病房号，然后提了果篮去看她。

莫珊的家境和传闻中的一样贫穷，仅仅是在大病房中再加一张每日二十块钱的简易床，没有挂针，床头放着两盒消炎药，她身边的冷清和周围几乎要被鲜花和水果围起来的病人对比鲜明，莫珊脸上缠着厚重的纱布，一说话脸上的伤口便会渗出斑斑的血迹。进食也变得困难起来。

“你是莫珊的……家属？”站在病房门口的护士问道正在犹豫进不去的林嘉铭，年轻的小护士打量着嘉铭的衣着，然后又望向了莫珊，眼神瞬间由欣喜变为鄙夷，最终生硬的把“哥哥”这个词替换为家属。

“不，不是的，同学而已。”他一边应答一边硬着头皮朝着莫珊走过去，甩开了似乎还要说些什么的护士。

坐在她身边的应该是她的妈妈，三十多岁的妇人两鬓俨然已经苍白，她身着洗得发白的藏蓝外套，粘着不知从哪蹭来的煤灰，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数落着莫珊的不是。她这样无休止的号啕使得病房中的人对她们母女由刚开始的同情很快就变为了憎恶，不时斥责她安静一点。

“你在学校惹到了什么人呐，你这样让我怎么办……谁这么狠毒啊……”中年妇女的哭声嘶哑，眼睛哭得红肿却再也流不出泪水，莫珊只是把脸偏向了一边当作没听到。

“阿姨。”他小声的叫她，中年妇女在抬起脸的瞬间止住了泪水，像突然卡住的画面般怔怔地盯着他，脸上带着诧异。良久才缓过来问他：“你是小珊的同学吧，你知道是谁这么对她的么？”他连忙摇头否认，与莫珊的视线对上，她的眼神全然表明她知晓一切，但她并没打算开口说什么，又闭上眼佯装睡眠。

林嘉铭忘了自己是在莫珊母亲的百般挽留走出病房的，但那张面对着他的脸，如同在支离破碎的镜子中看到自己，在刹那间攥紧了他的心脏。

四

十三岁的时候，偶然在起夜时听到父母的对话，母亲生产时，正值医院停电，所有的手术都无法进行，那时的设备很简陋，也没有应急的电源。但生产是不能人为推迟的，转院俨然已经来不及了，并且同病房的另一名妇人也有了临产的迹象。

无奈之下只能在蜡烛与自然光微弱的照耀下进入手术室，但幸运的是，两个人的生产都十分顺利。林建业一直以来想要一个儿子，当时便不假思索的抱起两个婴儿中的男孩，直到回到家中，才发觉自己当时的唐突。虽说与自己妻子一同分娩的人在同一个城市，要找到也不是十分困难，但这样的事情说出去有损颜面，如果真的是个女儿，还不如不要。

多年以后，他向妻子说起这件事，已变成谈笑，随着嘉铭越来越像自己，心中的顾忌与疑惑也随之消减，逐渐闭口不提当年在匆忙中自己的马虎大意。

“你知道么，今天我去接嘉铭的时候，看见一个女孩子和嘉铭长得很相像，那时我还以为嘉铭怎么打扮成女孩的样子出来了。”林建业调侃着对妻子说。

“最近报纸上说，医院的医生有贩卖小孩子的行为，如果生了一胎就告诉你生下的是死胎，如果生的是双胞胎就抱走一个……会不会……”

他知道妻子将要说的话，于是迅速打断：“诶哟，当时你生孩子生了几个不知道啊。”

“黑灯瞎火的哪看得清楚，生孩子的又不是你。当时把我疼得死去活来的，哪有功夫关心生出来几个。万一那个女孩也是咱家的呢？”林嘉铭的妈妈开始絮叨不止。

“好啦好啦，改天我看见了那个女孩子再去问问。”林建业打断妻子的话，抬手关了灯蒙头睡觉。趴在门外偷听的林嘉铭的心也暗了下来。难怪之前父母对自己的态度一直时冷时热，不管表现得多么好都不相信自己。原来是怀疑自己不是亲生的，并且还有可能存在着与自己分享同一个家庭的人，嘉铭突然恐慌了起来，这种巨大的恐惧感是他之前从未体验过的，自己将要被夺走的不止是玩具、房子，还有父母。

五

“嘉铭，嘉铭。”回寝室的路上莫珊叫住走神的嘉铭，“你在想什么？”她还沉浸在那个吻带来的喜悦中，脸上的红晕还没褪下。

“我在想，下周末带你回家吃饭。”他换上了一副笑意盈盈的表情，温柔的揉着莫珊的头发，“明天晚上，是元旦欢庆晚会，中心广场会放烟火，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林嘉铭第一次发出主动的邀请，使得莫珊有些受宠若惊。

“这算是约会么？”她强装镇定，心中的坚韧已经开始动摇。

“嗯，算是吧。我有礼物送给你。”看见女生愉快的表情与弯下的眉眼，似乎连那道伤疤也被柔化。他不禁揽着她的腰使莫珊更加靠向自己，他用下巴抵着她的头顶，亲昵地对她说：“我有话要告诉你。”

期盼中的时间总是煎熬的，但莫珊也等来了这一晚。她第一次用积蓄买了瓶昂贵的粉底液试图遮盖掉伤疤，破天荒的买了裙子来盛装赴约。林嘉铭在烟火的闪耀中看不到她侧脸的狰狞，他眼中剩下的只有莫珊被火光耀亮的眼神。

他在震耳欲聋的轰响声中俯下身来对莫珊说：“亲爱的，陪我走走吧，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他牵起她的手，带她走向一处人工湖，火焰的光芒倒映在水面上，闪

闪闪发亮。那些闪耀的粼粼波光倒映成女生眼里璀璨的星星，她热络地挽起嘉铭的手，很久没有这般主动过。只有离开别人的注视，在黑暗里她才能重拾自信，觉得和身边的人真正的像情侣一般。

林嘉铭停在一处有着低矮围栏的地方，视野里是一个大的斜坡，但拥有最好的观赏视角，能从茂密的树丛中获得一隅观看焰火的天空。

“我在人群中找了你好很久。从我知道你存在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我们要在一起的结局。”他突然开口，说着自己从未说过的话，即使觉得别扭，但是也要努力将语气调整得温和流畅，这么蹩脚的情话，被他说得像是酝酿许久的苦涩告白。

“是吗？”莫珊将信将疑的发问。她盯着他游移不定的眼神，以为是害羞作祟。

“嗯。”他点点头，从喉咙里发出一个肯定的音节，仿佛是下定了决心。

莫珊不喜欢林嘉铭，在这之前是，现在还是。之前一直觉得他是傲气的纨绔子弟，将感情当作游戏玩弄于股掌之间，莫珊喜欢平庸谦和的人，因为那样的人值得依靠且淡定安心。关于自己与林嘉铭相像的流言也是自己暗中放出去的，为了吸引暗恋的学长注意到自己，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噱头，总算是将自己的名字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不过后来她等到的不是暗恋的人，而是引起了林嘉铭死对头的注意，为自己招致了不幸，这样才将两个原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连在了一起。

莫珊吃准了他胆小怕事的人，不会就这样丢下自己不管，一定会想尽办法封住她的口，不然下一个被划花了脸甚至更严重的，一定会是林嘉铭。她本来就不漂亮，孤僻的性格更是不讨喜，原本是雪上加霜的事，想到这里反而有了转机。

很久前就听说过林嘉铭的父母开了一家公司，收入可观，即使最后不能嫁给他，也能从他身上收获不少，而她脸上的伤痕，是牵制他愧疚一生的杀手锏。爱情对于她现在的情况来说，已经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了，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自己是否喜欢已经不重要了。